

孟子卷之十一

明治年文部省交付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捲也。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枲捲。

枲音杯。捲。

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枲柳。枲捲。屈木所為。若
危直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枲捲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枲捲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栝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湍他端反

也猶水之魚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濤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頽頽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與曰然

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若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行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

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自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自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畏。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諱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喪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

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蒼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

惡去聲。蓰音師。會。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其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烝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彘。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

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

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備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蕪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楚音辛。耰音憂。磽音交。反。蕪。太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

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音置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音與嗜 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

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是豈人之情也哉

惡好並去聲。梏。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

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 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若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胡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胡藥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接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枝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

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

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以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其甚於生者。所惡有其甚於死者。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

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
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噫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
反蹴字六反

豆。木器也。噉。啣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
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棄
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
欲惡有其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與。

爲去聲。
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
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
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嗔。噉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

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入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精。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

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

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

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楛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

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

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驅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

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

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

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

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

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地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形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

矣

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

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

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關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

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

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

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非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

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音蹄。種蒲賣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其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

必志於彀

彀古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木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盡且然。凡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章 六章

朱熹集註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

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

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
有木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

岑樓

揣初委反本譜下方寸之木至甲喻
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
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
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

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
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

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
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綫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綫則不得食則將綫之乎踰東家牆而樓

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

乎

綫音軫樓音婁綫處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
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

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太分然於其中又各
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
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
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

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多力。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上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
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
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
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
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
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

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
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日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日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

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空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尚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日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魚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魚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粵。射食亦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日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日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遷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宋姓。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之，能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之，二王我

將有所遇焉。

說音批。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蔡攻寢丘，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聽不令，疏云齊宣王時人以軍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

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
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

利

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
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
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
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畫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不以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儲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

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

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淮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鬚，譏也。雖不山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

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

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鬚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鬚必識之。

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一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鬚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定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及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自今日且郊如我滕子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相子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不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此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

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太彭宋華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
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倍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撻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二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放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

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
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崇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二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其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

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於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為之強戰是輔祭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

用也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官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於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

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

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

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

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

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

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

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

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下已之長而貴於有以束下

下之善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

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

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蘧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垂簾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二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楚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為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駭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發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不屑也。不以其人為樂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循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知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心。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嚴精。精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正嚴精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五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皆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真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如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

而誠則仁矣。其有求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

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矣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專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

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

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窮，窮自
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尊德樂義，則
可以賢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
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
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
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
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不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

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與道，故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

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
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
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
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

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
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

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王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務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於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里畢具。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

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

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

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擴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

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

者也。

何徇以為容。達。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中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君君於此而不助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殺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

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矣。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斂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鳥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晬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太他甚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魚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
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雜處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

也。易。畝。皆。白。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

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焉於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
虔反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

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
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
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

日月於容光之隨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

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昧主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則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者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於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

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

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以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壁朝音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豈非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召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大甲篇文狎音見也不順言人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莫也

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

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一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係謂之素餐此與士陳相彭更之二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子
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志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

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
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
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會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

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
譏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
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康耳其戚凡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
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康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

人則如之何

挑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
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

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挑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

海濱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蹤音從訖與欣同樂音洛蹤草屨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屨也而惟服於父

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

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

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辟然見於面
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

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

也

呼去聲堙澤宋城門名
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

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
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
是將程子曰恭敬雖

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
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
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

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
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
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
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
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耆之喪猶

愈於已乎

已猶
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

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况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諫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

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其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

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

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孟之於陳尤東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天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

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

難非易能者從之也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勝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謂挾實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

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已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

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厚薄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二月小功五月

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

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

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

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

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一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行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猶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下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

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

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黎民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木匠亦未如之何也己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

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

有之

飯糗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嫫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問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

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阨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雖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五

民之心。邨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上神。稷教神。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一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

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實奮乎
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
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
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一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
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
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
賴也今按漢書無裡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
則憎當從上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太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太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

之而成路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

介音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太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奚音虛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繫也城中之途容力軌車可散行故其轍

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亦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間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

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道也負後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

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命。非命也。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一勝合而純亦不已焉。愚而過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誤。○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俛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欲。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其如好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九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
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丁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其

有諸已者。或未嘗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志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於德。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致勞外而不情。楊氏犬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太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其害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羶。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其羶也。招言也。羶。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召其

既往之失也。○此章。凡言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慈。此之屬。故人心後說之為邪。待之慈。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一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

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

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孟子也。慶。匿

也。言子之從者。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

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踰之類

也。飾。音忒。飾。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飾。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

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
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所求於人者重

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之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二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

言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魏。魏之也。魏。魏富貴高顯之貌。魏。魏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椳。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椳。搗也。

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欲。加口鼻耳目四肢之數。雖人之所不能無者。多欲。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身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羶而切之為膾。炙。燂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木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心志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也則孔了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之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

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苟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

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闔音自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

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播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善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

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畜人之畜閉藏

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

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
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

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冰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
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

樂也樂止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止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在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宜。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何南程顯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燦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大尾

飾磨縣貫屬士族

橫尾謙七訓點

明治六年癸酉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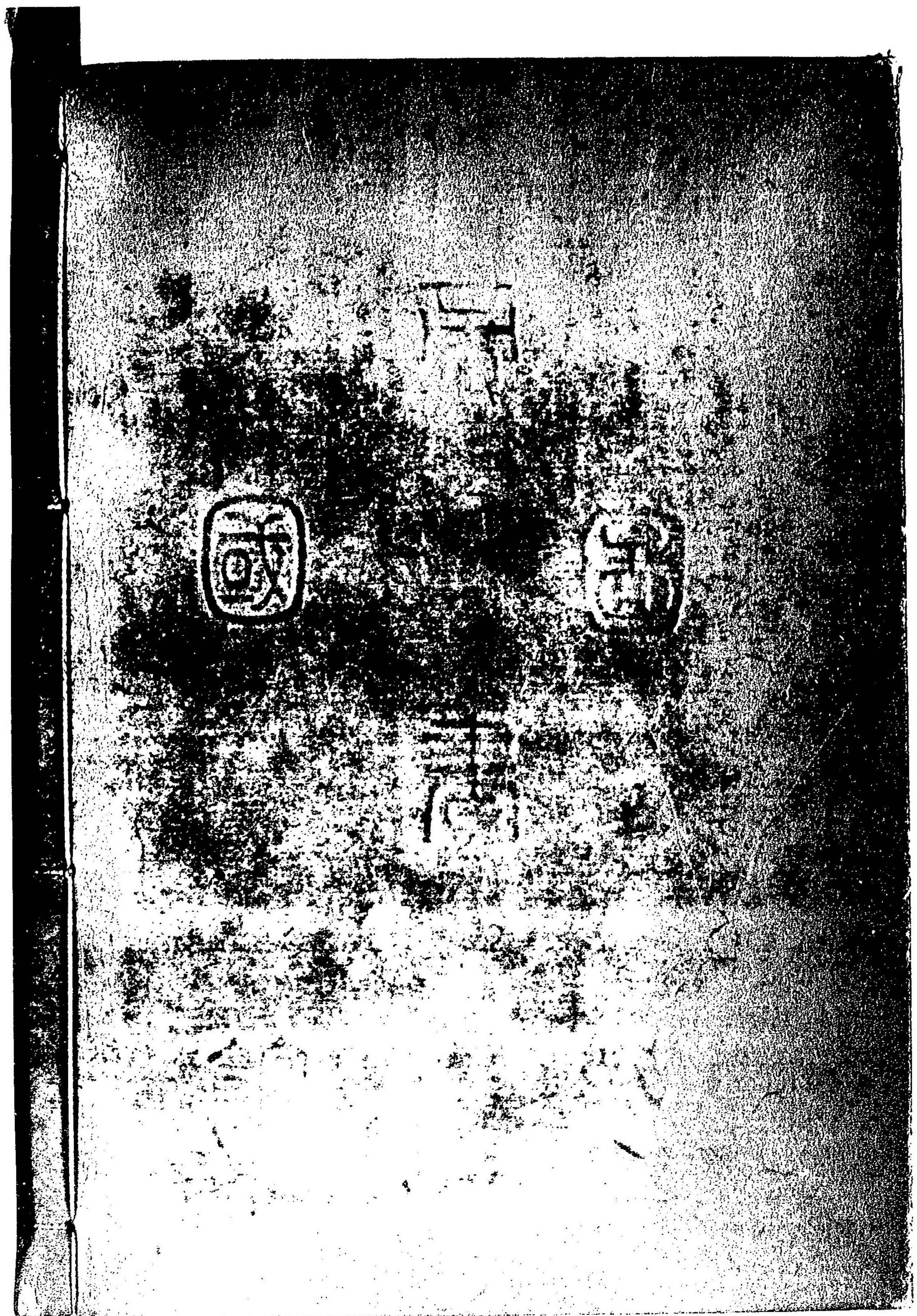
官許

同十月發兌

堺縣下第九區甲斐町東四丁

高槻平治郎板

165
10
46



天

天

地

地

165
10
46

重校
白書

子

田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冊	一 號	一 架	一 函	經 書 類	漢 書 門
--------	--------	--------	--------	-------------	-------------